

浙江文叢

黃尊素集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黃尊素集

浙江文叢

〔明〕黃尊素著 黃成蔚 張夢新點校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黃尊素集 / (明)黃尊素著;黃成蔚,張夢新點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 4
(浙江文叢)
ISBN 978-7-5540-0824-9

I . ①黃… II . ①黃… ②黃… ③張… III . ①中國文學—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明代 IV . ①I214. 8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98877 號

黃尊素集

[明]黃尊素 著 黃成蔚 張夢新 點校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310006)

網 址 www.zjguji.com

責任編輯 况正兵

封面設計 劉 欣

責任校對 余 宏

責任印務 樓浩凱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張 17.5

字 數 176 千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540-0824-9

定 價 100.00 圓(精裝)

ISBN 978-7-5540-0824-9



9 787554 008249 >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前 言

黃尊素（一五八四—一六二六），初名則燦，後改則素，字真長，號白安，別號浮丘。明代浙江餘姚通德鄉黃竹浦（今餘姚市梁輝鎮）人。尊素之父黃曰中，別號鯤溟，以教書為業，「諸生應試，公先第其高下，無不奇中。然公為文，援據經術，一切剽剥竊攘之詞，不屑為也」。^[2]曰中有四子，尊素是長子。

黃尊素少時即博覽經史，其學不專章句，於書無所不窺，深諳掌故。性強毅，喜氣節。「凡人有乞憐態，竦脅媚，必吒之；若昂尾強項，與公爭是非，公即娓娓聽」。^[3]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補博士弟子員，隨舉於鄉。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中進士，授甯國府推官。上任伊始，即志掃奸鄙，整飭法令，不畏豪強，問民疾苦，深得衆望。天啟二年（一六二三）升任山東道御史。黃尊素精敏強執，「一片剛腸」，謇諤直言，其遠見卓識，尤為人敬佩。

當時閹黨魏忠賢等把持朝政，臺諫凡有及之者，皆遭貶黜。黃尊素上書直陳時政十失，並劾奏魏忠賢疏，謂『阿保重於趙嬌，禁旅近于唐末。蕭牆之憂，慘于戎狄；毫末不札，將尋斧柯』。疏上，魏忠賢大怒，謀施以廷杖。後賴首輔韓爌力救，處奪俸一年。黃尊素一心為國，於癸甲之際數月間，先後上《請用講學名賢疏》、《明職掌疏》、《簡巡撫疏》、《請復召對疏》、《劾

奏逆閻魏忠賢疏》、《災異陳十失劾奏魏忠賢客氏疏》等十三疏，皆指陳時政，事關軍國大計，義正詞嚴，似支支利劍，直刺閻黨的臟腑。魏忠賢等閻黨恨之人骨，指使主事曹欽程、織造李實羅織罪名，誣告黃尊素等。黃尊素先被削職，繼而與周起元、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先後被逮，人稱『東林後七君子』。

黃尊素等備受酷刑。訊者問贓幾何，尊素厲聲曰：『清風明月，名山大川，皆吾贓私，何必問乃公！』〔三〕在獄中，偕李忠毅應昇、周忠介順昌、周忠毅宗建、繆文貞昌期等慷慨怒罵閻賊，繼以詩歌抒懷言志。於天啟六年（一六二六）閏六月初一遇害。

崇禎初，贈太僕寺卿；福王時追謚『忠端』，崇祀忠義、鄉賢兩祠。黃尊素有子五人：宗義、宗炎、宗會、宗轅、宗彝，皆才華橫溢，其中長子宗義最為著名。

黃尊素著有《黃忠端公集》五卷，包括《文略》二卷、《詩略》二卷、《說略》一卷。作為明末政治舞臺上的重要人物，東林黨人中的君子，《黃忠端公集》中的奏疏、雜著等，真實地記錄了明代的社會政治生活，客觀地反映了明末東林黨人與魏忠賢等閻黨的鬥爭。其所體現的『凜正色於蘭臺，抗直聲而如矢』的譽謗直言的品德，視死如歸的凜然大義，『與日月爭光矣！』（劉宗周語）黃尊素大力提倡並踐行的肅清吏治、整飭法令、不畏豪強、清廉愛民和重視教育、培養人才等思想，至今仍頗具現實意義。文學方面，其《浙江觀潮賦》、《清景賦》和《兩遊剡湖記》等，或氣勢磅礴，聲韻鏗鏘，驚心動魄，或鋪采摛文，情致悠遠，佳句迭出，展現出黃尊素文

筆的變幻多端，極富才情與文采；其絕命詩《閏六月朔》，確能令『正氣長留海嶽愁』，堪與文天祥的傳世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媲美。黃尊素的這些作品，列入中國古代優秀詩文之林，亦是當之無愧的精品。

這本《黃尊素集》以清康熙十五年許三禮清遠堂刻本為底本，收有《文略》二卷、《詩略》二卷、《說略》一卷。由於該書係孤本，所以只能參校《明史·黃尊素傳》、《黃宗羲全集》之《黃氏家乘》、黃宗羲《明儒學案·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等相關史料。本書所附《黃忠端公年譜》，係黃尊素仍孫黃炳垕所編，「件標書目，旁及時事，兼附歌詠」，俾閱者於紀載之異同、朝局之清濁、國運之遷流，一開卷瞭如指掌」，故作為附錄一。將原列於底本之先的《黃忠端公正氣錄》放到《黃忠端公年譜》之後，以符合現代古籍出版體例，作為附錄二。為瞭解時人對黃尊素的評價，本書又輯錄了《明史·黃尊素傳》、《明書·黃尊素傳》、明·范景文《黃太僕傳》、《黃宗羲全集》之《黃氏家乘》、黃宗羲《明儒學案·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和若干明代名家對黃尊素的評論或來往書信，以及清·陳鼎《東林列傳》等相關篇目作為附錄三。另外，雖然范景文《黃太僕傳》在底本原有之《黃忠端公正氣錄》中已有收錄，但參照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之《范文忠公文集》，發現其中之《黃太僕傳》與《黃忠端公正氣錄》所收之《黃太僕傳》出入較大，為方便讀者參考甄別，茲且不作取捨，一併錄入，分別列於附錄二與附錄三之中，特此說明。

爲盡可能保持原貌，本書體例仍遵照底本。點校時一般只將底本的錯訛處或有關詩文內容不同的主要地方出校。因清代避諱，凡有『虜』字等底本都被塗黑。現仍照底本排，有的則出校記說明。

底本有的字爲古體，有的爲俗字，今均改爲常用字，如『恠』（怪）、『逃』（逃）、『狀』（然）、『姪』（淫）、『懽』（歡）、『亡』（亡）等等。

希望該書的出版，能有益於明代文學、明代思想史的研究，也可爲黃尊素的詩文與學術研究提供第一手的文獻資料，有助於對明末的社會發展、政治鬥爭、經濟、文化等情況的瞭解，也希望對浙江區域文化以及明代文學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包括對黃宗羲思想與學術的形成及影響等等。

本書出版得到了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本書責任編輯也爲提高書稿質量出力甚多，在此一併致謝。但囿於水準，錯訛之處仍所不免，敬請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予以指正。

黃成蔚，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古代文學博士研究生；
張夢新，浙江大學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

二〇一五年十月

注釋：

〔一〕見《黃宗羲全集》第一冊《黃氏家乘·封太僕公黃曰中》。

〔二〕見黃炳垕《黃忠端公年譜》。

〔三〕見黃炳垕《黃忠端公年譜》。

黃尊素集

黃忠端公文集序

許三禮

程子曰：『東漢之節義，一變至於道，既名節義矣，便不可謂之非道。而猶資於一變者，蓋天之生斯人也，所以耆定斯世。』故君子立心，必不令當吾世而貽後世之憂。苟前有讒而不能杜，後有亂而不能備，清心忌惡，徒分吾黨之過，雖與隨世就功名者異矣。要之，謂不能變也。是故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小人破壞之不遺餘力，而君子爲世之念，復不勝其自爲，斯古今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耳。天啟奄人之亂，一時正色立朝之君子，以骨肉拒扞義兒僞帝之狂瀾。尙論者徒壯其節，而畧其彌縫之不至，以歸之運數，乃余讀《黃忠端公文集》，反覆爲之流涕。伏戎隱禍，公一一審其機牙，設以匡救。使公之言用於楊忠烈，中則收射隼之功，不中則亦緩弋者之慕；用於魏忠節，則掖庭政府凶德未至於參會；用於鄒中丞，則江右不至反兵；用於趙忠毅，則晉人不至走險。即用於詭給激訐之小人，亦可以扼其惇京之奔轍。憂深慮遠，義盡仁至，而後以一死支將傾之大厦。其斯謂至道之節義乎！公之詩文，從《文選》入手，卒歸平淡。以文章家論之，理明而辭達，不求奇而奇至者也。從來之論節義者，每怒視其文，叢篇零句，皆

以人重。獨公之作，雖使立言之士絜長較短，不能彷彿。其安瀾平野之中，包藏崢嶸突兀，魚龍變化也。文章節義兼而有之者，唐有平原，宋有疊山，明有遜志、石齋。寂寥千載，如公者，不過數人而已。公以講學，與梁溪同逮，蕺山慟哭而送之。其後蕺山每謂人曰：『不佞自安先生之未亡友也。』梁溪、蕺山，明儒之醇乎醇者也。由是而知公之文章節義本乎理學，故文爲載道之文，節義亦爲一變之節義也。論者不察，徒見世之增華加厲以爲文，風裁標榜以爲節，遂欲外文章節義以言理學，將所謂理學者，必塌茸腐朽之與俱、椎魯粗野之爲得歟？此陷溺人心之說也。余故刻公之集以救之。公諱尊素，字真長，餘姚人。丙辰進士，天啟間御史，謚忠端。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嘉平月，知海寧縣事相州後學許三禮拜撰。

黃忠端公集序

鄭 梁

相州許酉山刻《黃忠端公集》既成，公之子梨洲先生，梁師也，郵寄其集，命序之。嗚呼！自梁兒童時，即聞天啟奄人之亂。吾浙東有黃公者，不憚以一死砥柱狂瀾，蓋其錚錚節義，久已彪炳國史。長而考公軼事，知公與梁溪、蕺山講學，不徒以節義自矜。當應山、嘉善諸君子主持國是時，公與之酸鹹調而水火濟，意主于圖利社稷，實非敢以一死博名高。然其苦心遠慮，見于狀誌銘傳者，文、劉、黃、范諸名公序之已悉矣，小子何知，敢贅一言乎！顧梁不才，幸從先生講學之餘，得聞千古文章一事，無已，則就文章論公。酉山曰：『公之詩文，從《文選》入

手，卒歸平淡，故理明而詞達，不求奇而奇至。」此誠深知公文者也。然余竊謂公之詩文，即不從《文選》入手，即不歸平淡，亦未有不理明而詞達，不求奇而奇至者。何則？千古之文，千古之人爲之也。其爲人流俗之人，則其文爲流俗之文；其人而爲千古不可磨滅之人，即其文爲千古不可磨滅之文，亦非必文以人重也。玉山有言：『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蓋人苟浩然之氣充滿胸中，而溢爲文詞，則凡取青媲白之家決不能與之較長而絜短。孔明之《出師》，令伯之《陳情》，澹菴之《封事》，千秋萬世後見之，如景星，如慶雲，光華宇宙。要其平昔，豈嘗以文章家自命哉！性情之所至，而筆舌至焉。雖千餘年間作者林立，而求其類此者，卒不多有。所謂其人如是，則其文亦如是也。然則以公之愛君憂國而爲疏，以公之忠告善道而爲書，以公之讀書談道、籌時吊古而形之于詩賦序記諸體，固宜其不言文而天下之至文生焉矣，即何必假途《文選》，歸宗平淡而後爲工也哉！嗟乎，自文之與道二也，家拾太倉之唾，人爭歷下之餘，文章能事盡于餽飣吞剥間。有覺其非者，宗主震川以救之，而無如其人既非，其文亦不復是，雖復連篇累帙，號稱大家，其有如公之單詞隻句皆堪不朽者乎？風靡波蕩至使數十載，言文之士徒相尋于波瀾假落之際，抑揚頓挫而不復知爲人心、世道之所關。于是假名理學、矯言節義者，皆得視之爲春花秋葉，徒供把玩，不堪衣食，而文章一事，或幾乎熄。得公之集以正之，慷慨于生死之關，則節義之名實調停于玄黃之戰，則理學之用，真斯文正統，庶不墮于其人矣乎！昔史言《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謡而不亂，以稱屈平之《離騷》。

余謂公之忠與原同，被讒以死同，死而以文章傳又同。其不同者，原文在放逐之後，公文在放逐之前，憂愁激烈，特以時異耳。《招魂》吊屈，方恨無宋、賈之才以張之，而況辱以先生之命，其敢無一言以附諸名公之後乎！因是忘其固陋，謹書集左，特未知有當于先生否也。丁巳仲冬，慈谿後學鄭梁頓首敬序。

黃忠端公集序

李文胤

余嘗讀西漢《劉向傳》，中壘值外戚擅命之時，王鳳始握魁柄，五將據重，執官滿朝庭。然諸王俱外家小兒，驕奢相尚。鳳雖稍桀，然非有包藏禍心，敢圖移漢鼎。而中壘上極諫封事，謂鳳行污寄治，身私託公，內有管蔡之明，外假周公之論，國祚將移于外親，降爲皂隸。此俱賊莽它日竊國之詐，非鳳等所及，而中壘已豫言之，若洞見其本末。後讀姚江《黃忠端公集》，公值奄人執命之時，璫媼內交，玄黃外附，蟠結之勢已成。其時外廷相顧，即楊忠烈《二十四大罪疏》亦猶未上。而公首發其奸，謂阿保重于趙嬌，禁旅近于唐末。蕭牆之憂，慘于戎敵。又謂有元祐之君子，便有熙豐之小人，隨以有靖康之國難，方見節甫莽懿戎馬黨錮合併一時，此俱公死國以後兩朝所中之慘醜，而公已豫言之，若洞見其本末。是以漢史于向《傳》末大書曰：「向卒十三歲，而王氏代漢。」異日史官當亦大書公傳曰：「公殉國二十一年，而奄孽復用，兩京之難繼作。」蓋古人臣謀國，其論之痛切，發于至誠，一言而繫宗社存亡，後先同轍，誠有若此之

重也。獨是其憂國之至，慮遠計深，彌縫宛曲，有非舉朝所能知，亦諸君子所不能盡知者。初不以敢言死諫，便足不負國家，此公所謂君子社稷之念重于名節者也。即如中壘所云劉氏與王氏事，勢且不竝立，而猶勸上厚安外戚，使王氏保其爵祿，劉氏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得以竝安，此中壘之苦心也。公即不憚首發大奸，而其于楊忠烈，則謂諫官宜言，大臣不宜輕言，發而不勝，將有寶何之禍。縱諸君子義形共起一擊，而公獨謂宜包小人之羞，且挽匪類之去，意在使黨禍、奄禍尚不合而爲一，則毒燭猶未甚張，狂瀾不至大倒。雖公以死從諸君子固已早辦之，但謂身死而國家猶是恬然，生民猶是乂然，即死不足惜。無如正人氣消而國命即與俱絕，靖康前禍，遂如符契。此公所痛哭于身前，亦復痛哭于身後者矣，不亦悲哉！公姚江人，本與甬上同郡。公少嘗從學于甬上，及公死國，吾鄉陳忠貞公嵒疏爲公請謚。而公長子宗義，是爲梨洲先生，復以世學轉授甬上諸門人。文胤亦嘗得登公之堂，發讀公之遺集，愴然見公憂國念深，反覆流涕。邇者公集新出，宗義命文胤序之。胤自謂末學小生，豈敢以其文僭附卷末。既復念甬上後學之言，或公所樂聞也，故敢序之，且藉使後人讀公疏草及答楊、魏諸君子書，庶見公惓惓謀國，有古大臣憂社稷之重，非僅以一諫官死國，足爲公千載云耳。甬上後

學李文胤頓首敬序。

目 錄

前言	黃成蔚	張夢新(二)	(一五)
黃忠端公文集序	許三禮(一)		
黃忠端公集序	鄭 梁(三)		(一七)
黃忠端公集序	李文胤(三)		(一八)
文畧卷一			
請用講學名賢疏			(二)
明職掌疏			(三)
簡巡撫疏			(三)
請復召對疏			(六)
災異陳十失劾奏魏忠賢客氏疏	(八)		
辯鄒吏部維璉孤介疏	(二)		
劾奏逆閹魏忠賢疏	(一三)		
諫廷杖萬工部環劾閹人魏忠賢疏			
病中偶記			(三)
			(五)
			(三七)
			(三八)
			(三九)
			(三)

文畧卷三

宋科目考	(三三)	復胡太六	(四九)
宋賦考	(三四)	與詹曰至	(五〇)
荆卿論	(三五)	復大年兄	(五〇)
藺相如完璧論	(三六)	與來馬湖	(五二)
汪文言傳	(三八)	與喻養初經畧	(五二)
止阮大鋮始禍書	(三九)	與王葱嶽中丞論改折	(五三)
止魏廓園抄參恤典書	(四〇)	宛陵詩	(五三)
答堂翁楊大洪問去留書	(四一)	辛酉春日余因兼攝糧事督運蕪湖潘	
止魏廓園劾魏廣微廟享不至書	(四二)	景升以詩見贈且議修江上志次韻	
與李仲達書	(四三)	以復	(五三)
與遊肩生書士任	(四五)	黃真長先生新膺寵錫總會六邑漕	
與寧國鄉紳公書	(四六)	計暫蒞長河適逢水次賦此	
上鄒南皋先生以下尺牘	(四七)	潘之恒(五三)	
與周柱瀛	(四八)	秋暮同周玉汝汝璣登九華七首	(五四)
復申維烈	(四九)	登望華亭	(五四)

詩畧卷四

春日早行二首	王伯后袁小修三首	(五四)	(五八)
馬上	柳絮	(五五)	(五八)
同胡馨寰虞乾颺周玉汝集涵秋亭	夏日同曹元甫履吉坐凌雲山	(五五)	(五九)
	采石	(五五)	(五九)
遊華蓋洞洞有寺久廢太守胡馨寰	水陽舟中	(五五)	(六〇)
興復	溧水署中晚坐寄張癡生二首	(五五)	(六〇)
周玉汝年兄招遊郊外梁昭明廟	重過丹陽湖懷虞九階胡助之	(五五)	(六〇)
秋浦艸	寄劉起東	(五六)	(六一)
與虞九階胡助之兩兄丹陽湖舟中	題深秀亭亭在溧邑神君之後春暮構 成翠色氤氳飛鳥上下郊外之概一 望俱收癡生要余遊并請顏之遂題 曰深秀亭而紀以詩	(五六)	(六一)
謝唐休寧灼洲遺松蘿	立夏後一日張癡生招登郭外浮屠	(五七)	(六二)
登金柱山	候直指未值留溧水署中數日	(五七)	(六二)
大年兄可師不與攷選	自述	(五七)	(六二)
李季重郡伯招飲黃山		(五八)	
秋後集曹元甫攜謝閣同虞九階周玉汝		(五八)	

登大茅峰	(六三)	舟泊閨門約同官遊荷花蕩懷申維烈	(六三)
茅山流觴同王伯后林句容	(六三)	同曹愚公遊水西寺時有僧百歲與語	(六七)
乾元觀	(六三)	新秋寄眺軒懷袁小修	(六七)
早發中山	(六四)	寄眺軒漫興八首	(六七)
四月見蓼花於池陽	(六四)	黃真長寄眺軒小集	(六八)
同胡助之周玉汝遊萬蘿山	(六四)	武闈偕馬仲良較士次韻四首	(六九)
宿蒲橋舖	(六四)	武闈喜偕黃真長分較歡讌累	
夜至皖江逢周玉汝胡助之	(六五)	日漫呈四首	馬之駿(六九)
南陵道中逢大雨晝夜不絕山水驟溢	(六五)	再渡皖上懷虞九階二首	(七〇)
平地至深尋丈行者俱不能從余爲	(六五)	送關粵良驥知府入覲三首	(七〇)
多方獲濟得至皖上因感賦二首	(六五)	桐城曉發	(七一)
送王伯后之南參軍	(六五)	過小池驛羅近溪先生茶池亭	(七一)
隨直指之太湖	(六六)	五月五日石臼湖中憂東事	(七二)
遊太湖龍山示王伯后	(六六)	大觀亭望雨	(六六)